

# 近三十年日本史話

新北京出版社出版

K23.4

# 近三十年日本史話

原書名稱 現代日本史の基礎知識

原著者 伊豆公夫

原出版社 日本東京世界評論社

原版日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版

譯者 高 萬 里

新北京出版社出版

有出版權 不准翻印  
出版編號： 48 定價 5,100 元

---

出版者： 新北京出版社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一號)  
電報掛號 六七一〇

總經售： 袁 茅 李 庄

印刷者： 公營北京經安印刷廠

---

1-6,000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版

## 譯 序

近三十年日本史話是日本伊豆公夫所作，伊豆公夫從一九二四年在姬路高等學校時就與同學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會，參加了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因此，一九二六年被開除學籍，一九二七年伊豆公夫考入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做了旁聽生，同時參加了該校師生組織的『讀書會』，並與同學創辦『同人雜誌』，一九二八年伊豆公夫擔任了散發日本共產黨『赤旗』報的通訊工作，一九二八年二月間第三屆總選舉時，伊豆以勞動農民黨福岡縣聯合會書記的名義參加了選舉鬥爭，三月十五日，田中（義一）內閣施行全國性的大檢舉，勞動農民黨等政黨被迫解散，伊豆公夫遭到檢舉，並被九大開除。一九三一年伊豆公夫從九州去東京，參加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講座』研究會，同時加入了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的『法律與國家理論研究會』，一九三二年十月，許多研究會聯合組織了『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翌年三月遭到了大檢舉。五月，伊豆公夫離家參加了地下工作。一九三四年被捕入獄，一九三五年二月才被釋，在日本法西斯反動統治階級的迫害

下繼續從事文學方面的鬥爭。一九三五年夏天，與早川二郎，秋澤修二人組織日本歷史研究会，編成了『日本古代史的基礎問題』和『日本歷史教程』一、二冊，同時加入了唯物論研究会。一九三八年伊豆公夫預料到唯物論研究會也會遭到檢舉，所以改頭換面組織了一個出版社『學藝發行所』，把機關刊『唯物論研究』改名爲『學藝』，爭取繼續存在，但仍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被查封，並與戶坂潤同時被捕入獄。一九四〇年曾一度被釋，隔不多時又被捕入獄。一九四一年被保釋。一九四〇年以後，伊豆公夫以赤木健介的筆名從事於文學方面的寫作工作，與中野秀夫、岡本潤、花田清輝等人共編『文化組織』雜誌。一九四四年最後判決了唯物論研究事件，伊豆公夫被關入獄中，並被強迫在軍需工廠裏參加勞動。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的反動統治階級無條件投降，投降後的皇室內閣（東久迺內閣）拒絕釋放政治犯，在堅決的鬥爭下迫使東久迺下野，十月十日，經過聯合國軍部的審訊後，才被釋放出來。日本法西斯無條件投降後，伊豆公夫加入『日本民主主義文化聯盟』事務局工作，置身民主革命的鬥爭運動中，並兼任『力』講座的編輯代表，爲革命的出版工作戰鬥着。

近三十年日本史話是伊豆公夫以自己的目擊揭發了日本反動統治階級的暴虐，總結了日本人民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下與反動統治階級及鬥爭的成就，並指出了日本人民鬥爭的方向。本書從一九一七年蘇聯十月革命的勝利鼓舞了日本人的解放鬥爭，寫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給日本人民指出了鬥爭的方向爲止。誠如作者所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蘇聯革命勝利後

震撼世界的又一鉅大事件，它打破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平衡均勢，加重了後者的比重」。這裏，我們要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是與蘇聯的偉大援助分不開的，而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在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時，爲了發財一直是把大量軍需物資供給日本軍部，用來屠殺中國人民的。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六年來的事實證明：美帝國主義並未按照國際協議消滅日本軍國主義，而是勾結日本的反動勢力採取了一系列的反動措施，保存了日本的海空基地、擴充日本的軍火工業、恢復日本的反動武裝、釋放戰犯，並陰謀以單獨媾和的形式來達到長期佔領，企圖奴役日本人民，把日本當做侵略亞洲的資本。這些事實並不足說明美帝國主義的強大而恰恰暴露了帝國主義的危機與衰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軍在朝鮮的慘敗就是具體的證明。美帝國主義在日本的血腥計劃是中國人民也是日本人民所不能容忍的。日本人民爲了爭取到革命的勝利，必須團結在日本共產黨的周圍與美國侵略者以及日本的反動統治階級鬥爭到底，正如作者所說：「爲了革命勝利，爲了社會主義的實現，必須從根本上改革日本的政治與社會，當日本獨佔資本的反動統治與法西斯勢力繼續存在一天，日本的民主和日本民族的獨立、復興與發展是永不可想象的。並且，這一變革也是日本人民必須以自己的力量來進行的革命事業」。

# 目 錄

第一章	破曉的聲音	一
	——一九一八年的「糧食暴動」	
第二章	激盪不安之年	九
	——有島武郎之死、大地震	
第三章	右手的糖餌、左手的鞭子	一六
	——普選法與治安維持法	
第四章	地平綫上	二四
	——二·一五事件前後	
第五章	田園荒蕪	三三
	——總危機、五·一五事件	

第六章	白色恐怖……………	四
	——二二·六六事件前後	
第七章	抵抗……………	五
	——統一戰綫與『轉向』	
第八章	兩根支柱……………	六
	——軍部與資本家	
第九章	走進敗局中……………	六
	——插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裏	
第十章	蘇醒了的噩夢……………	七
	——戰敗前後	
第十一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真面貌……………	八
	——革命與反革命	
第十二章	歷史的軌道……………	八
	——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	
第十三章	光明在何方……………	九
	——結 語	



## 第一章 破曉的聲音

### ——一九一八年的「糧食暴動」

日本現代史究竟應該從什麼年代算起，許多人都有不同的意見。

譬如：有人認為應該從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算起；也有認為應該把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以後劃入現代史範圍的；追邇更遠的人竟主張從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時算起。各種看法都有依據的道理，「現代」的尺度原是可伸可縮的。說到極端，昨天已經是一「過去」而不是「現在」，並且「現在」又是「過去」的結果，它還包括了從某一時期開始直到現在尚未解決的問題，爲了說明它，就必須扯到相當遠的「過去」裏去。其實，爲了解釋清楚現代史，也許從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之年）說起例比較好些？

所以要這樣說，正因爲投降後日本人民的革命運動逐步地解決了明治維新時代所未能解決的問題。當然，解決了的問題不祇是這些，因爲二十世紀中葉，在世界與日本曾經發生了許多新的問題。但是，對明治維新缺乏正確的認識也就無法了解「現代」。

『現代』是 Contemporary 的譯名，假定它含有『同時代』的意義，我們再來扯回明治時代自然是『過時』的，對『大正』時期也不會有『同時代』之感了，尤其在青年人的思想裏，恐怕『昭和』初期都要被劃歸『古昔年代』裏去的。因此，在這種意義下敘述的現代史就完全要拋開了明治維新時代八十年的歷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俄國爆發了大革命。一九一八年八月在日本爆發了『糧食暴動』，十一月間，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年是日本歷史上值得追憶的重要的一年。一般以三十年作爲一代，本書的出版時期算起來恰是在一九一八年後整整三十年之多。把這一代劃爲日本現代史的內容，不僅非常方便，同時也是有意義的！

作者認爲，從這一年起，人們才開始把眼光放開，就這點說，的確是難忘的一年。

爲了使本書無所遺漏，作者計劃把三十年的生活經驗也包括進去。作者願意從一九一八年俄國大革命第二年『糧食暴動』寫起。但是，必要時仍要提到明治維新、日俄戰爭（一九〇四—〇五年）時代的事情的。

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七、八月間我去仙台，那時候我是小學六年級的學生，暑假裏隨母親到了外婆家。

一九一八年的物價從糧價開始暴漲起，『生活雜』成了一句成年人的口頭禪，終是因爲與我無啥直接關係，也未能引起任何觸感。

可是，當年八月三日，報紙上登出，「富山縣西水橋町某些半農半漁的婦女掀起了暴動，很快地蔓延了三府二十六縣」的消息時，在我思想上起了很大的波動（當然不祇我一個人如此）。我開始知道生活受壓迫的勞動人民在日本居然也挺起腰來了。

不僅如此，最後仙台也爆發了「糧食暴動」。詳細日期記不得了，有一天深夜失了火，傳說糧店被燒。

「小孩子睡覺去！」

雖然受到這樣的申斥，我和兄弟們還是怯怯地遙望着遠處的火光。

那天深夜，一羣人湧到外婆家來，外婆家不是糧商，也不是高利貸，當時擁有幾十所房子，也可能被認為是「房間」。大門口吵嚷得很厲害，起來想驅逐他們，看見大門外無數充滿血絲的眼睛，人們從後往前擁着，聽不清吵嚷着什麼。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人民羣衆的面孔。事後究竟怎樣我就不曉得了。大概，就那樣又散了罷！

一天早晨，聽到外祖母說：

「菜舖的夥計昨天晚上參加了暴動，被抓起來了。糊塗蛋！」

八月下旬，我剛十二歲，一個人獨自從仙台到東京，由東京再回到崎阜縣高山任司法官的父親那兒去。當時，社會上似乎平靜了些。祇是還流傳一些「東京增添了彈壓的馬隊警察啦」、「暴動隊是穿白衫的領頭啦」等等半屬謠傳的話。

上面是我記憶裏的「糧食暴動」。

「糧食暴動」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日本參加了英、法、美聯合國陣營對德作戰時爆發的。從一九二四年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並未正式參加戰鬥，祇乘了歐洲列強從遠東鬆手的空隙，出兵強佔了山東省，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進而奪取了南洋德屬羣島，搞出了乘火打劫的勾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程裏，日本的反動統治階級獨佔了亞洲市場，攫取了鉅額利潤，使貿易瀾漫在空前的「紅盤」裏。

「暴發戶」就是從這時候起流行開的句子。

但是，繁榮祇是少數資本家的事，工人、農民及一般市民、特別是殖民地人民都做了剝削下的犧牲。從來就是低薪的日本工人受了物價高漲的影響，到了一九一八年，已是近些年實際工資最低的一年；農民也因爲地租的增加、農產物與工業品的價格形成了張開的「剪刀差」，後者（指工業品）價格高漲的結果，加重了農民生活的痛苦。殖民地人民中，朝鮮人民是受苦最尖銳的例子。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八年，朝鮮進行了土地登記，日本的資本家與朝鮮的官僚、地主強佔了農民的土地、大多數失掉了土地的農民都逃亡到國外去。

大資本家與暴發戶的財富並非取自國外而是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出來的，在這些事情上證明它的真實。

從來，日本工人的生活從標準米價上可以看出窮裕來，吃飯在生活費中佔有很大比重，房租、電燈、煤火費及被服費也是隨了米價的高低而漲跌的。去年十九元三角五分錢的米價最高會漲到七十一元八角三分錢，上漲了三倍半多。生活費總指數也跟着增加，以一九一四年作爲一〇〇

來比較，一九一七年是一二三·七、一九一八年是一七四·三。勞動人民叫起「生活難」來也是必然的了。

糧商們囤糧、操縱糧價上漲，財閥資本家三井公司與神戶的鈴木商店把囤購的糧食輸出國外，攫取了鉅額利潤，也是人所共知的事。糧價高漲刺激了「糧食暴動」，糧商、高利貸、鈴木商店等資本家感到恐懼也就不稀奇了。

據說全國有好幾百萬人參加了「糧食暴動」，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的人民革命運動。最後各地派兵彈壓、法院傳訊了參加者、有七千八百多人被判處了死刑或無期徒刑。暴動事件的審訊是秘密進行的，反動政府始終沒有公開發表而暗地裏處理的，所以表報、資料都很少。

參加「糧食暴動」的，有工人、農民、漁民、月薪者、職員、學生等廣泛的階層，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在福岡、熊本、長野等地煤礦工人間也掀起了暴動。「糧食暴動」以後，工廠工人的罷工運動也激烈了。

「糧食暴動」僅僅十多天就蔓延了全國，在警察與軍隊的壓力下，短時間裏又被摧毀，而曇花一現又失敗了的緣故是因為參加運動的羣衆沒有建立任何組織，特別是尙無領導運動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次運動近似德川時代都市裏的「破壞暴動」，人民祇意識到懲治奸商，大部分羣衆還意識不到反對反動政府、反對獨佔資本的大目標。沒有全國性的聯繫，以放火、破壞等方式進行的暴動終以無政府運動而結束，也是由於缺乏組織性，在政治上條件也不成熟的緣故。

儘管如此，這事件的意義仍然重大，的確值得重視。

第一、「糧食暴動」雖然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但人民羣衆挺身蜂起，與反動的統治階級進行鬥爭，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

從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大逆事件」以來，社會主義運動遭到了迫害，而在一切羣衆運動都被窒息的黑暗時代裏，糧食暴動重新掀起了「破曉的聲音」是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的。以前（一九一〇——一九一八）的護憲運動與「西門子」事件（一九一四年）時，人民羣衆對反動政府進行示威運動，時常與軍警衝突起來，這些都是自由主義者資產階級領導下的行動。而「糧食暴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這一點也明白地顯示了新時代的到來。以日本的工人階級爲領導的人民羣衆第一次與天皇統治下的反動政府正面衝突、對立起來，使反動的統治階級感到了恐懼。

第二、「糧食暴動」打垮了「比勒肯」首相（把反對立憲的寺內正毅譏諷爲尖頭泥神）、軍閥巨頭寺內正毅大將的內閣，九月出現了政友會的原敬內閣。從寺內內閣七月出兵侵入西伯利亞，妄圖撲滅俄國革命可以看出是極端帝國主義的內閣，它在人民的反對下顛覆了。原敬內閣以政黨內閣做號召，實際仍是天皇制卵育下的財閥資本家（尤其是三井）的反動政權，原敬內閣雖仍厚顏繼續侵略西伯利亞，但是，這時軍閥與官僚對人民不得不做某些退讓了。

之後，工人廣泛地組織了工會，一九一九年罷工激增、農村也展開了土地鬥爭。參加了「糧食暴動」的革命分子感到建立組織的必要而開始行動起來。「糧食暴動」中培育了許多革命家，成爲他們一生奮鬥的開端。

同時，知識分子間，以吉野造作爲首，長谷川如是閑，大山郁夫等也提倡民主運動，東京大學的學生組織了新人會。知識分子們的民主運動雖然止於是在勞苦大眾頭頂上開放的花，但對軍閥、官僚——天皇制反動政權也作了若干批判。自由主義風靡一時。

第三、「糧食暴動」不僅是國內的運動，它也有了國際的意義。

先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一九一八年裏，蘇維埃政權對國內反革命白軍、對勾結白軍的外國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進行了生死鬥爭。

日本政府對俄國革命採取了敵對的態度，出兵西伯利亞進行侵略，報紙把布爾什維克譯稱「過激派」加以誹謗。但是日本人民却受到十月革命的巨大的影響。十月革命打垮了崇之若神的沙皇統治，誕生了人民的國家。「糧食暴動」必須看做是俄國革命影響下，各國人民掀起的一連串的解放鬥爭運動中的一環。同時，反過來，「糧食暴動」也削弱了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武裝干涉，促使干涉走向失敗的第一步。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當時日本的殖民地朝鮮爆發了三·一運動（也稱萬歲事件），朝鮮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初次採取了公然反抗的姿態，動員了三千萬人民羣衆。這也是受到俄國革命的影響和第一次世界戰後凡爾賽和會上美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權」宣言的刺戟，同時也可看出先年日本的「糧食暴動」的確也鼓舞了朝鮮人民。暴動遭受了日本軍隊的迫害，受到了殘酷嚴厲的處刑，但反動獨裁主義的總督統治不得不從表面偽裝起來，施行懷柔政策，朝鮮的民族解放運動藉此機會廣泛地發展起來了。

這樣，可以肯定『糧食暴動』掀開了日本現代史的序幕，成爲日本人民解放運動的出發點。日本資本主義在日俄戰爭前後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第一次世界戰裏資本的集中與獨佔大大發展，並在許多僥倖條件下使商品獲得空前的暢銷，但和平一旦來臨，奠基在泥沼上的日本資本主義就陷入了『不景氣』中，進入了『經濟危機時代』。『糧食暴動』成了它的先聲，促進日本無產階級的自覺性與組織性，成爲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



## 第二章 激盪不安之年

——有島武之死、大地震

話說五年前。

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我在中學五年級。因了父親任地的關係住在四國的德島。這一年又是我值得記憶的一年。

那時候我很愛好文學，嗜讀托爾斯泰、杜斯退維夫斯基與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也受到日本作家有島武郎，志賀直哉，芥川龍之介等人的作品的吸引。

這些作品的共同點是充斥了『人道主義』的感情，『糧食暴動』以來，民主主義的高潮使知識分子走上了這條路。我也確乎受到這種影響。

思想界的生田長江、田中王堂、長谷川如是閑、阿部次郎、厨川白村等人活躍在報紙、雜誌上，這些人是主張近代精神——個人主義的。

但是，時代是不停地前進着，儘管在天皇反動統治的壓迫下，工人階級仍是頑強地成長起